



● 作者/Peter M. Swartz ● 譯者/趙炳強 ● 審者/黃坤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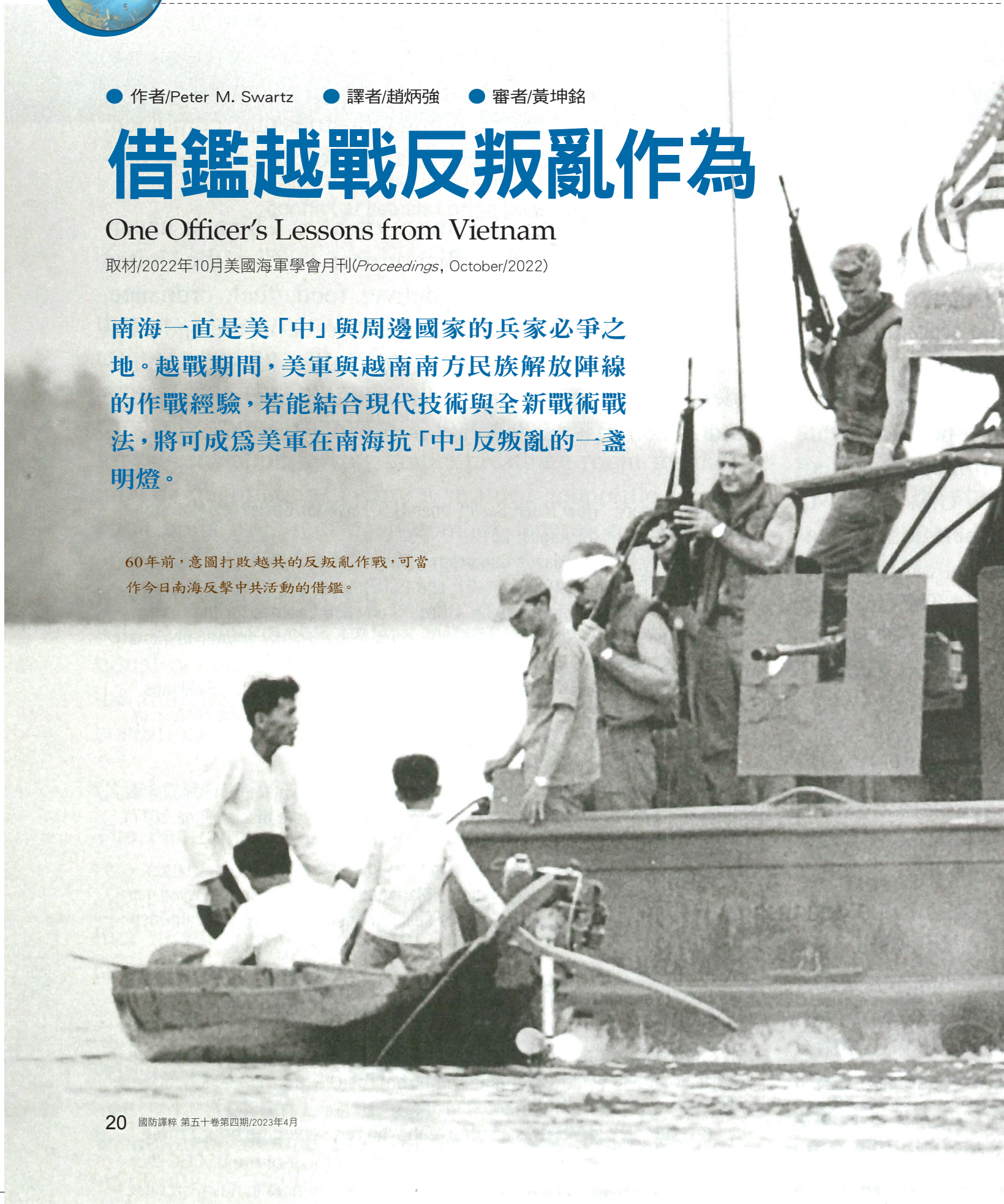
借鑑越戰反叛亂作為

One Officer's Lessons from Vietnam

取材/2022年10月美國海軍學會月刊(*Proceedings*, October/2022)

南海一直是美「中」與周邊國家的兵家必爭之地。越戰期間，美軍與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作戰經驗，若能結合現代技術與全新戰術戰法，將可成為美軍在南海抗「中」反叛亂的一盞明燈。

60年前，意圖打敗越共的反叛亂作戰，可當作今日南海反擊中共活動的借鑑。





部分美海軍分析人員將中共在南海的活動假定為叛亂行動。¹ 作為反制措施，他們提議建立「一支由小型船隻組成數量龐大的海上反叛亂部隊，並在靈活後勤、陸基飛機，以及具備高階戰鬥技能預備隊支援下，作為應對攻擊的反應部隊」。²

雖然有其他人質疑這種描述，但中共目前某些活動確實類似叛亂。³ 基於這種分析假定，美海軍或可審視過去叛亂、反叛亂相關政策及作戰行動來一窺究竟，而越戰就是一個類似案例。⁴

理論基礎

越戰期間，美海軍向部署越南人員傳授反叛亂理論。該理論主張，全面海上反叛亂作為(嚇阻、安撫和打擊)涵蓋五個主要面向：

- 人口和資源控制(包括監視和阻絕)
- 環境改善行動(包括人道援助及災害防救
[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Disaster Relief, HADR])
- 游擊和反游擊行動
- 心理戰
- 情報戰

人口和資源控制旨在將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(Viet Cong, VC, 以下簡稱越共)叛亂分子從他們坑害的平民中分離出來。在海上反叛亂戰役中，這包括透過不斷巡邏，以擾亂並終止叛亂分子於當地沿海和河流補給線的各項作為，在越南綿延海岸線和無數內陸水道中尤其必要。主要由美海軍高速巡邏艇(Pa-



trof Craft [Fast], PCF)、海岸防衛隊巡邏艇，以及南越海軍「藪田」(Yabuta)民船等小型艦艇所組成的一支船隊，檢查數百艘舢板、漁船和其他民用小型船隻，是否裝載武器和白米等違禁品，防止一般民眾為叛亂分子提供支援，也防止叛亂分子恐嚇平民。海軍河川巡邏艇(River Patrol Boat, PBR)、南越海軍民船及其他小型船隻，也在內陸運河和湄公河三角洲河道中執行類似任務。

環境改善行動之目的，在於建立民眾對南越政府及其盟友(尤其是美軍)的支持。這包括美國和南越海軍的「醫療與牙醫公民行動計畫」(Med-CAPs and DenCAPs)，以及協助修建學校、孤兒院、診所和市場。⁵ 南越海軍也部署兩艘醫療船，經常為有需要的城鎮與村莊提供醫療服務。

游擊和反游擊行動旨在透過直接戰鬥以擊敗越共。⁶ 這包括會戰、突襲、伏擊和暴露前哨的防禦作為等，經常運用類似叛亂分子的戰術。具備裝甲且裝備齊全的機動河川部隊(Mobile Riverine Force, MRF)船隻部署在湄公河三角洲，主力為美陸軍第9步兵師。1968年，時任美海軍駐越指揮官朱瓦特(Elmo Zumwalt)中將，將海軍許多沿海和河川巡邏單位的任務，從人口和資源控制調整為進行一系列反游擊部隊攻勢作戰。前述單位運用機槍、迫擊砲及輕兵器，突破越共部隊集結點，炸毀河川沿線掩體，如同部署美海軍海豹突擊隊(Navy SEALs)一般。

心理戰包括散布傳單說明南越政府政策，揭發越共違法行徑，以及從美海軍巡邏艇上的揚聲器播放越南語廣播。美國和南越海軍艦艇，也會派遣傳達親政府訊息的康樂團體前往偏遠地區和

島嶼，在親越共地區廣播和散布訊息，敦促敵人投向南越政府。

情報戰對海上反叛亂行動至關重要。⁷ 美海軍情報聯絡官組織會試圖提供必要情報，使美國和南越海軍能夠遂行相關類型作戰。他們會向作戰人員匯報情況，並根據情報人員當前判斷，提供情資分析結果。

以上反叛亂作為的五大面向，構成1960和1970年代美海軍在南越及其周邊地區活動與作戰的理論基礎。在如此基礎上，納入如無人機、社交媒體、資料分析、人工智慧等技術和全新思維，可當作對規劃南海反叛亂有所助益的初始架構。

付諸行動

越南戰爭的主要教訓：遂行海上反叛亂作戰時，除相關作戰理論與小型作戰艦艇外，美海軍當前作戰需求應當囊括更多不同面向。其中，過往作戰關鍵要素至今重要性依然不減：

- 外交
- 空中優勢
- 後勤
- 美國海岸防衛隊
- 美陸戰隊
- 特種作戰部隊
- 精通語言和文化
- 部隊訓練

外交作為是任何反叛亂戰役的必要基礎。透過外交，取得進入南海沿岸國家的通行權十分重要。歷史上有兩個成功的反叛亂戰役，分別為二戰前亞內爾(Harry Yarnell)海軍上將的「亞洲艦



美國與南越海軍「醫療與牙醫公民行動計畫」，旨在建立民眾對南越政府及其盟友的支持。南越海軍醫療船經常為有需要的城鎮與村莊提供醫療服務。(Source: Peter M. Swartz)

隊」(Asiatic Fleet)計畫，以及陸戰隊越南「聯合戰鬥排」(Combined Action Platoon, CAP)計畫，均被認為是美國成功的反叛亂行動，但兩者都因獨特外交環境而得利。⁸ 對於亞內爾來說，西方迫使中國開放的「不平等條約」，讓所屬部隊能在中國水域遂行作戰，令中國政府形同虛設；菲律賓則屬美國主權領土，距離相對較近；友好的英屬香港就在附近，隨時可提供必要支援。在南越，特殊外交約定(駐軍地位協定[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, SOFA]和接戰規定[Rules of Engagement, ROE])則使陸戰隊可在必要時直

接採取行動，無須取得任何授權，即可建立聯合戰鬥排。

但今日南海周邊主權國家環伺，美海軍必須至少取得部分國家同意，才可在該地區進行作戰，尤其是要取得內陸基地或領海支援的情況下。這種安排需要時間進行談判，且情況因國家而異。為了對抗中共，海軍必須當下著手進行。

外交作為也可透過與第三國建立珍貴作戰夥伴關係，來減輕美軍分身乏術的壓力。在越南，美軍可以得到來自韓國、澳大利亞、紐西蘭、泰國、菲律賓及其他「自由世界軍事力量」的盟軍馳援。目前三軍海上戰略

「海上優勢」主張：「聯盟和夥伴關係仍然是我們關鍵戰略優勢。」⁹ 美國《印太戰略》(Indo-Pacific Strategy)倡議有共同價值的盟國和夥伴透過外交接觸，支持美國在南海及其周邊地區的反叛亂行動。¹⁰

更多的盟國和夥伴代表更多、更複雜的外交工作。

空中優勢是反叛亂必要條件，尤其體現在監視、部隊防護及後勤方面。在越南，如果沒有UH-1、OV-10，以及其他軍種隨時待命的航空戰力所提供之空中掩護，海軍沿海和河川部隊就無法成功作戰。現今和將來的作戰部隊將建制無人機，



但建制數量畢竟有限。額外空中支援從何而來？如果是陸基飛機，他們要從何處起飛？載人還是無人？是氣球還是一般飛機？還是美軍海上兩棲和後勤艦艇？美軍必須針對前述方案進行分析研討，並做出相關決策。

後勤工作對於反叛亂作戰至關重要。後勤鏈如何運作？這對美海軍來說，將是一個棘手且複雜的問題：小型船隻無法持續作戰90天，必須不斷進行定點補給，有時甚至需要每天補給一次，而補給點必須部署守備兵力。在越南，有一個由小型基地組成的強大網路，以及大量經過改造的二戰後勤和兩棲船隻在解除封存後，可當作浮動基地(Floating Base)，前述基地都須由戰力防護部隊進行防護。¹¹「靈活後勤」(Agile Logistics)需要完善方案才能落實執行。¹²

美國海岸防衛隊必須參與其中。在越戰期間，海岸防衛隊使用自己的巡邏艇管理並指揮海軍的

一個海岸巡邏特遣支隊，並向南越海軍第4海岸區(Fourth Coastal Zone)指揮官提供建議。此外，全新遠洋高續航力快艇(High-Endurance Cutter)也經常部署到越南海域，以提供海軍火力支援，並在沿海聚落遂行醫療與牙醫公民行動計畫。

如今，中共在南海地區的叛亂，最常採用當地漁民進行襲擾。¹³ 美海軍中很少有人像美國海岸防衛隊那樣，具備與漁民打交道和海上執法的知識和經驗。雖然，南海反叛亂行動納入海軍主導的大規模反「中」海上作戰，似乎合情合理，但海岸防衛隊的人力和物力應大量用於保護當地漁民。事實上，根據目前國家安全政策，海岸防衛隊在此類行動中扮演要角。¹⁴ 而整合海軍作戰和活動，也是目前海軍和海岸防衛隊政策的一環。¹⁵

美陸戰隊的合作乃屬必要。在越南，美陸戰隊與在南越北端的越南共和國第1軍進行許多空中和地面戰役，並得到美海軍後勤指揮部(Navy



因為越南人與多任美籍顧問一起生活及共事，通常非常瞭解美海軍人員，但美國人對越南人卻僅有粗淺瞭解。如要遂行南海反叛亂作戰，海軍需要一支受過南海國家語言和文化訓練的小型部隊。(Source: Peter M. Swartz)

Logistics Command)大量後勤支援。但在最南邊的湄公河三角洲海上戰役中，美海軍與美陸軍更加緊密合作。有關單位間密切協調，讓前述跨軍種合作成效斐然，但若要在南海展開反叛亂作戰，海軍與陸戰隊最好要密切整合。陸戰隊兵推、演習及兵力發展，都以可能發生的南海作戰為核心。¹⁶ 任何南海戰役都將牽涉所有海上軍種，合作夥伴和盟友也必須共同參與。

特戰部隊的支援是必要的，尤其是爆發直接軍事戰鬥的情

況下。美海軍在南越(有時是北越)的反叛亂活動，需要水下爆破小組和海豹突擊隊大量參與。中共「漁民」、地主國國民、第三方勢力，以及美海軍小型水面作戰單位間的海上對抗，可能會惡化為暴力衝突。陸戰隊和海軍特戰部隊的特殊技能和快速反應能力非常關鍵，但須事先計劃和多次演練。

精通語言和文化可讓反叛亂作戰更上層樓。¹⁷ 美軍在越南當地遇到的重大問題，是美海軍人員、南越海軍盟友，以及巡邏期間互動的越南平民間，

常常缺乏理解與認識。越南人通常非常瞭解美海軍人員，因為他們與多任美籍顧問一起生活及共事。而美國人對越南人僅有粗淺瞭解，因為美國人在當地的時間通常不超過一年。派駐前的先期語言和文化訓練只能習得皮毛，必須訂定國內文化和人際關係訓練計畫，海軍人員才能習得必要技能與知識，以正確態度面對文化差異。

過去那段時光，除少數自學成才人員(海軍指揮官非常依賴他們)外，美海軍並未派遣



後勤工作對於反叛亂作戰至關重要，因為小型船隻必須不斷進行補給。在越南湄公河三角洲河仙(Ha Tien)的進階戰術支援基地等小型基地網路，為維持河川巡邏艇提供後勤支援。(Source: Peter M. Swartz)



外事軍官(Foreign Area Officer, FAO)。若要執行南海反叛亂，就須訓練一支嫻熟語言和文化的小型海軍部隊，為艦艇同僚和指揮官提供建議。否則，態度偏差和溝通不良將可能危及整體任務。因此，外事軍官計畫應著重南海國家語言和文化等專業知識，以及可能與美軍並肩作戰的海軍盟友之相關資訊。¹⁸

部隊訓練對反叛亂行動是必要的。越戰期間，美海軍在科羅拉多和小溪(Little Creek)海軍兩棲基地(Naval Amphibious Bases)設立部署前置訓練計畫與設施，在加州馬雷島(Mare Island)海軍近岸作戰訓練中心(Naval Inshore Operations

Training Center)進行河川訓練，並在科羅拉多進行海岸巡邏快艇訓練。與越南人接觸最多的顧問，會接受為期13週的學術課程、語言與武器操作訓練，以及求生、迴避、抵抗及脫逃(Survival, Evasion, Resistance, and Escape, SERE)課程。有些職務則須接受更多訓練。

這種訓練在金錢、時間及機會成本方面都價值不菲。顧問前置部署訓練長達四個月，任期僅一年，並且需要大量經驗豐富的越南退役人員共同投入訓練。這對軍士官既有經管發展帶來嚴重衝擊，因為後續軍旅生涯，他們很少會再次運用相關技能。在南海及周邊地區

開展反叛亂活動前，都須考量訓練設施、課程、幕僚作業與訓練管道。

1960年代末期與1970年代早期，美海軍為南越海軍進行大規模訓練，以因應海軍作戰、基地、軍艦及裝備的異動。由於保護當地漁民和其他民間海事人員的責任，落在地主國政府，以及其海軍與海岸防衛隊肩上。因此，美海軍和海岸防衛隊，應在美國境內、境外及軍事校院，培育地主國海軍的反叛亂技能。而這些訓練都要花錢。

艱鉅任務

反叛亂作戰是一項複雜且艱鉅的工作。由於牽涉多方努力，美海軍水面作戰幹部必須部署小型水面作戰艦，如近岸作戰艦(Littoral Combat Ship, LCS)和Mark VI巡邏艇，外交官、飛行員、戰機、後勤人員、陸戰隊、海岸防衛隊、特戰部隊及外事軍官都要共襄盛舉，也須挹注大量資金，強化後勤與訓練基礎設施。

若美海軍想要克敵制勝，各種因素都須納入考量、進行全盤分析，並提供充分資源。



馬拉巴演習(Exercise Malabar)期間，印度海軍、日本海上自衛隊及美海軍高階將領共同登上沃斯堡號(USS Fort Worth)近岸作戰艦切蛋糕慶祝，象徵三國間珍貴的夥伴關係。(Source: USN/Joe Bishop)

作者簡介

Peter M. Swartz海軍上校曾兩度擔任南越海軍顧問，亦為冷戰時期海軍海上戰略的主要起草人。退役後，曾在海軍分析中心擔任分析師、首席研究科學家，以及戰略與政策分析計畫主任。

Reprint from *Proceedings* with permission

註釋

1. Hunter Stires, "The South China Sea Needs a 'COIN' Toss," U.S. Naval Institute *Proceedings* 145, no. 5 (May 2019); Hunter Stires, "Win Without Fighting," U.S. Naval Institute *Proceedings* 146, no. 6 (June 2020); and Hunter Stires and CAPT Dan Straub, USN, "Littoral Combat Ships and Maritime COIN," U.S. Naval Institute *Proceedings* 147, no. 1 (January 2021).
2. Stires, "The South China Sea Needs a 'COIN' Toss," 21.
3. Lawrence Sid Trevathan, Comment and Discussion: "The South China Sea Needs a 'COIN' Toss," U.S. Naval Institute *Proceedings* 145, no. 7 (July 2019); LCDR Brian Hayes, USNR, Comment and Discussion: "The Other Side of the COIN," U.S. Naval Institute *Proceedings* 147, no. 4 (April 2021).
4. 作者在叛亂和海上反叛亂方面的經驗可以追溯到約50年前，當時越戰正打得如火如荼。作者大學和研究所研究反叛亂作戰。作者在海軍服役期間，教授派赴越南的男性官兵(以及部分女性官兵)海上反叛亂作戰。然後，1969與1970年，兩度自願前往該國服務。我曾在駐越美海軍(Naval Forces Vietnam, NAVFORV)服務，該指揮部部署數百艘沿海和河川專用船艦及戰機，與數百艘南越作戰載具並肩作戰，主要執行南海及周邊地區特定反叛亂作戰。在這之後，身為一名軍職海軍戰略人員與海軍分析中心(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, CNA)分析人員，作者也經常受邀，協助類似教育與作戰經驗所進行的相關分析。
5. 有關醫療公民行動計畫與牙醫公民行動計畫，請參見Jan K. Herman, *Navy Medicine in Vietnam: Passage to Freedom to the Fall of Saigon* (Washington, DC: Department of the Navy, 2010).
6. 案例請參見Edward J. Marolda and R. Blake Dunnavent, *Combat at Close Quarters: Warfare on the Rivers and Canals of Vietnam* (Washington, DC: Department of the Navy, 2015).
7. 請參見Richard A. Mobley and Edward J. Marolda, *Knowing the Enemy: Naval Intelligence in Southeast Asia* (Washington, DC: Department of the Navy, 2015).
8. Stires, "The South China Sea Needs a 'COIN' Toss," 19-21.
9. Department of Defense, *Advantage at Sea: Prevailing with Integrated All-Domain Naval Power* (Washington, DC: December 2020), 6.
10. *Indo-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* (Washington, DC: The White House, February 2022), 13.
11. 關於這項工作的難度，請參見Salvatore R. Mercogliano, *Fourth Arm of Defense: Sealift and Maritime Logistics in the Vietnam War* (Washington, DC: Department of the Navy, 2017).
12. Mercogliano, *Fourth Arm of Defense*.
13. 請參見Stires and Straub, "Littoral Combat Ships and Maritime COIN," 21.
14. *Indo-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*, 17.
15. U.S. Department of Defense, *Advantage at Sea*.
16. Stires, "The South China Sea Needs a 'COIN' Toss," 20-21.
17. 請參見RADM Paul Becker, USN (Ret), Comment and Discussion: "Littoral Combat Ships for Maritime COIN," U.S. Naval Institute *Proceedings* 147, no. 3 (March 2021), 9, 89.
18. 有關海岸防衛隊建立外事軍官計畫的建議，請參見LCDR Keith Wilkins, USN, and Diana Moyseowicz, "Deckplate Diplomats: Invest in Coast Guard FAOs," U.S. Naval Institute *Proceedings* 148, no. 2 (February 2022).